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傳燈錄  
第二十卷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一百六人。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一十九人見錄。

杭州佛日和尚。

蘇州永光院真禪師。

洪州同安丕禪師。

廬山歸宗澹權禪師。

池州廣濟和尚。

潭州水西南台和尚。

歙州朱溪謙禪師。

揚州豐化和尚。

雲居山道簡禪師。

廬山歸宗懷惲禪師。

洪州大善慧海禪師。

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。

南嶽南台和尚。

雲居山昌禪師。

池州嵇山章禪師。

晉州大梵和尚。

新羅雲住和尚。

雲居山懷岳禪師。

陞珏和尚。

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。建州白雲滅禪師。潭州幕輔山和尚。舒州白水山■章禪師。廬州冶父山和尚。南嶽法志禪師。新羅慶猷禪師。新羅慧禪師。洪州鳳棲山慧志禪師。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。

撫州荷玉光慧禪師。

筠州洞山道延禪師。

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。

撫州金峰從志禪師。

襄州鹿門處真禪師。

撫州曹山慧霞大師。

衡州華光范禪師。

處州廣利容禪師。

泉州廬山小溪院行傳禪師。

西川布水岩和尚。

蜀川西禪和尚。

華州草庵法義禪師。

韶州華嚴和尚一人。

廬山羅漢池隆山主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。

潭州報慈藏嶼禪師。

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。

鳳翔白馬弘寂禪師。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。楚州觀音院斌禪師。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。

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。

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。維州化城和尚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洪州同安威禪師。

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。

韶州龍光和尚。

襄州石門寺獻禪師。

襄州廣德和尚。

鄂州芭蕉和尚。

定州石藏慧炬禪師一人。

襄州延慶通性大師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。

興元府青悍山和尚一人。

京兆保福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京兆香城和尚。

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。

京兆重雲智暉禪師。

杭州瑞龍幼璋禪師。

撫州疏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一十二人見錄。

疏山第二世證禪師。

洪州百丈安禪師。

筠州黃檗慧禪師。  
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。  
洛京靈泉歸仁禪師。  
延州延慶奉岔禪師。  
安州大安山省禪師。  
洪州百丈超禪師。  
洪州天王院和尚。  
常州正勤院蘊禪師。  
襄州後洞山瑞和尚。  
京兆三相和尚。

筠州五峰山行繼禪師。商州高明和尚。華州西溪道泰禪師。撫州疏山和尚。筠州黃檗山令約禪師。揚州祥光遠禪師。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。筠州黃檗山羸禪師。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。

澧州太守雷滿。

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六人見錄。

京兆永安善靜禪師。

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。

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。

鄧州中度和尚。

嘉州洞溪和尚。

京兆臥龍和尚。

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。京兆盤龍和尚。單州東禪和尚。鹿■善雅和尚。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見錄。

泉州福清師巍禪師。

京兆白雲無休禪師。

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。

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。

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。

陝州龍溪和尚。

桂陽志通大師。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鄂州桐泉山和尚。

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。

潭州文殊和尚一人。

祥州大岩白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二人。

河東北院簡禪師。

洪州南平王鍾傳。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。

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知

杭州佛日

杭州佛日和和尚。初遊天台山。嘗曰：「如有人奪得我機者，即我師矣。」尋抵於江西，謁雲居膺和尚。作禮而問曰：「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」雲居曰：「卸卻業身來相見。」對曰：「業身已卸。」曰：「珠在什麼處。」師無對。同安代云：「回頭即勿交涉。」師乃投誠入室。便禮雲居為師。

後參夾山。才入門，見維那。維那曰：「此間不著後生。」師曰：「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宿。」維那白夾山，夾山許見。未升階便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師曰：「雲居來。」曰：「即今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在夾山頂上。」曰：「老僧行年在坎，五鬼臨身。」師乃上階禮拜。夾山又問：「闍梨與什麼人為同行。」師曰：「木上座。」曰：「他何不來看。」師曰：「和尚看他有分。」曰：「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在堂中。」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。師遂去取得拄杖擲於夾山面前。夾山曰：「莫從天台得來否。」師曰：「非五嶽之所生。」曰：「莫從須彌山得來否。」師曰：「月宮亦不逢。」曰：「怎麼即從他人得也。」師曰：「自己尚是怨家。從人得堪作什麼。」曰：「冷灰裡有一粒豆子爆。喚維那來，令安排向明窗下著。」

師卻問：「燈籠還解語也無。」夾山曰：「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。」至明日，夾山入堂問：「昨日新到上座在什麼處。」師出應諾。夾山曰：「子未到雲居已前，在什麼處。」對曰：「天台國清。」夾山曰：「天台有潺潺之瀑，淙淙之波。謝子遠來，子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久居岩谷，不掛鬆蘿。」夾山曰：「此猶是春意，秋意如何？」師良久。夾山曰：「看君只是撐船漢，終歸不是弄潮人。」

一日大普請，維那請師送茶。師曰：「某甲為佛法來，不為送茶來。」維那曰：「和尚教上座送茶。」曰：「和尚尊命即得。」乃將茶去作務處，搖茶碗作聲。夾山回顧。師曰：「灑茶三五碗，意在鑊頭邊。」夾山曰：「瓶有傾茶意。籃中幾個甌。」師曰：「瓶有傾茶意，籃中無一甌。」便傾茶行之。時大眾皆舉目。

師又問曰：「大眾鶴望，請師一言。」夾山曰：「路逢死蛇莫打殺，無底籃子盛將歸。」師曰：「手執夜明符，幾個知天曉。」夾山曰：「大眾有人歸去歸去。」從此住普請歸院，眾皆仰歎。師後回浙西，住佛日而終。

永光真

蘇州永光院真禪師。上堂謂眾曰：「言鋒若差，鄉關萬里。直須懸崖撒手，自肯承當。絕後再蘇，欺君不得，非常之旨，人焉無哉。」問：「道無橫徑，立者皆危。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。」師以拄杖驚口拄。僧曰：「此猶是橫徑。」師曰：「合取。」

同安丕

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曰：「吽■。」僧曰：「如何是塔中人。」師曰：「今日大人從建昌來。」

問：「一見便休去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是也更來這裡作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點額魚。」師曰：「不透波瀾。」僧曰：「慚恥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終不仰面。」僧曰：「怎麼即不變其身也。」

師曰：「是也青雲事作麼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金雞抱子歸霄漢。玉兔懷兒向紫微。」云：「忽遇客來，將何祇待。」師曰：「金果朝來猿去摘。玉花晚後鳳銜歸。」

問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，未審將什麼對。」師曰：「要踢要拳。」問：「不傷王道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吃粥吃飯。」曰：「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遷流左降。」

問：「玉印開時，何人受信。」師曰：「不是恁麼人。」曰：「親宮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道什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師。」師曰：「闍梨在什麼處出家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。」師曰：「面前佛殿。」問：「片玉無瑕，請師不觸。」師曰：「落汝後。」問：「玉印開時，何人受信。」師云：「不是小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妙旨。」師曰：「好。」

問：「迷頭認影如何止。」師曰：「告阿誰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從人覓即轉遠也。」曰：「不從人覓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頭在什麼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同安一隻箭。」師曰：「腦後看。」曰：「腦後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過也。」

問：「亡僧衣眾人唱，祖師衣什麼人唱。」師曰：「打。」

問：「將來不相似，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什麼處著。」

問：「未有這個時，作麼生行李。」師曰：「尋常又作麼生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改舊時人也。」師曰：「作何行李。」

歸宗澹權

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二世住。問：「金雞未鳴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失卻威音王。」曰：「鳴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三界平沈。」問：「盡身供養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將得什麼來。」曰：「所有不惜。」師曰：「供養什麼人。」僧無語。

問：「學人為佛法來，如何是佛法。」師曰：「正閒空。」曰：「便請商量。」師曰：「周匝有餘。」

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譚何事。」師曰：「三三兩兩。」

問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，未審將什麼對。」師曰：「爭能肯得人。」又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長安路廁坑子。」

問：「學人不問諸餘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三枷五棒。」問：「通會底人如何道。」師曰：「只今事作麼生。」僧曰：「隨流。」師曰：「不隨流，爭得息。」

池州廣濟

池州廣濟和尚。問：「疋馬單槍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頭落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方外之譚。」師曰：「汝道什麼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廣濟水。」師曰：「無饑渴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學人不虛設也。」師曰：「情知你受人安排。」

問：「遠來投，乞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有口只解吃飯。」問：「溫伯與仲尼相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此間無恁麼人。」問：「不識不見，請師道出。」師曰：「不昧。」曰：「不昧時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汝喚作什麼。」

水西南台

潭州水西南台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此間一滴水。」師曰：「入口即護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靴頭線綻。」問：「祖祖相傳，未審傳個什麼。」師曰：「不因闍梨問，老僧亦不知。」

朱溪謙

歙州朱溪謙禪師。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。師與一僧同看殿次。師喚某甲僧應諾。師曰：「此殿著得多少佛。」曰：「著即不無，有人不肯。」師曰：「我不問這個人。」曰：「恁麼即某甲亦未曾只對，珍重。」師後住兜率山而終。

揚州豐化

揚州豐化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敵國一著棋。」師曰：「下來。」問：「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把一片來。」問：「上無片瓦下無卓錫，學人向什麼處立。」師曰：「莫飄露麼。」

雲居道簡

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。二世住。范陽人也。久入雲居之室，密受真印。而分掌寺務，典司樵爨。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座。屬膺和尚將臨順寂。事僧問誰堪繼嗣。曰：「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，而未曉其旨，謂之揀選。」乃與眾僧僉議。舉第二座為化主。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。必若謙讓，即堅請第二座焉。時簡師既密承師記，略不辭免。即自持道具入方丈，攝眾演法。事僧等不愜素志，罔循規式，師察其情，乃棄院潛下山。其夜山神號泣。詰旦，主事大眾奔至麥莊。悔過哀請歸院。眾聞山神連聲唱云：「和尚來也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隨處得自在。」

問：「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卻預釋迦會下聽法。」師曰：「他不爭人我。」

問：「橫身蓋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還蓋覆得麼。」

問：「蛇子為什麼卻吞蛇師。」師曰：「在裡不傷。」

問：「諸聖道不得處，和尚還道得麼。」師曰：「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。」

問：「路逢猛虎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千人萬人不逢，偏汝便逢。」

問：「孤峰獨宿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七間僧堂不打睡。阿誰教汝孤峰獨宿。」師示滅後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於本山。至今存焉。

歸宗懷惲

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。三世住。問：「無佛無眾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什麼人如此。」問：「水清魚現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把一個來。」僧無對。同安代云：「動即失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五老峰。」師曰：「突兀地。」問：「截水停輪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磨不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磨不轉。」師曰：「不停輪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塵中子。」師曰：「灰頭土面。」同安代云：「不拂拭。」

問：「世尊不說說，迦葉不聞聞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正恁麼時作麼生。」曰：「不同無聞說。」師曰：「是什麼人。」問：「學人不到處請師說。」師曰：「汝不到什麼處來。」

大善慧海

洪州大善慧海禪師。問：「不坐青山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是什麼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解作客底人。」師曰：「不占上。」問：「靈泉忽逢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從什麼處來。」問：「如何道即不違於師。」師曰：「莫惜口。」曰：「道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道什麼。」問：「如何道得相親去。」師曰：「快道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道也。」師曰：「用口作什麼。」師後住百丈而終。

朗州德山

朗州德山和尚。第七世住。問：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，未審將什麼對。」師曰：「祇恁麼。」僧良久。師曰：「汝更問。」僧再問。師乃喝出。

南嶽南台

衡州南嶽南台和尚。問：「直上融峰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見麼。」

### 雲居昌

雲居山昌禪師第三世住。問：「相逢不相識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既相逢，為什麼不相識。」問：「紅爐猛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裡頭是什麼。」問：「不受商量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來作什麼。」曰：「來亦不商量。」師曰：「空來何益。」問：「方丈前容身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身大小。」

### 嵇山章

池州嵇山章禪師。曾在投子作柴頭。投子吃茶次，謂師曰：「森羅萬象總在這一碗茶裡。」師便覆卻茶云：「森羅萬象在什麼處。」投子曰：「可惜一碗茶。」師後謁雪峰和尚。雪峰問：「莫是章柴頭麼。」師乃作輪椎勢。雪峰肯之。

### 晉州大梵

晉州大梵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顧望處。」師曰：「井底豎高樓。」曰：「怎麼即超然也。」師曰：「何不擺手。」

### 新羅雲住

新羅雲住和尚。問：「諸佛道不得，什麼人道得。」師曰：「老僧道得。」曰：「諸佛道不得，和尚作麼生道。」師曰：「諸佛是我弟子。」曰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不對君王，好與二十棒。」

### 雲居懷岳

雲居山懷岳。號達空禪師第四世住。問：「如何是大圓鏡。」師曰：「不鑿照。」曰：「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。」師曰：「胡來胡現。」曰：「大好不鑿照。」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一九療萬病底藥。」師曰：「汝患什麼。」

### 卽令珏和尚

卽令珏和尚。問：「學人不負師機，還免披毛戴角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鬮梨也可畏，對面不相識。」曰：「怎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。」師曰：「雖脫毛衣，猶披鱗甲。」曰：「好來和尚具大慈悲。」師曰：「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。」

###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主

### 荷玉光慧

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師光慧。初住龍泉。上堂謂眾曰：「雪峰和尚為人。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。」師曰：「不禮拜更待何時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密傳底心。」師良久。僧曰：「怎麼即徒勞側耳。」師喚侍者云：「來燒火著。」

問：「古人道，若記一句，論劫作野狐精。未審古人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龍泉僧堂未曾鎖。」曰：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風吹耳朵。」

問：「路逢猛獸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慙作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聲前一句。」師曰：「恰似不道。」

問：「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，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惜取眉毛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時中。」師曰：「不可雪上更加霜。」曰：「怎麼即全因和尚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因什麼。」

問：「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。」師曰：「須道龍泉好手。」曰：「請和尚好手。」師曰：「卻憶鍾期。」

問：「古人道，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？」師良久。僧禮拜。師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也是廚寒甑足塵。」

師有時舉拄杖示眾曰：「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。」時有僧出曰：「和尚又是從頭起也。」師曰：「謝相悉。」

問：「機關不轉，請師商量。」師曰：「啞得我口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文殊。」師曰：「不可有第二月也。」曰：「即今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正是第二月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如來語。」師曰：「猛風可繩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妙明真性。」師曰：「寬寬莫搯損。」

師上堂，良久。有僧出曰：「為眾竭力。禍出私門，未審放過不放過。」師默然。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。」師曰：「汝是九色鹿。」

問：「抱璞投師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是自家珍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自家珍。」師曰：「不琢不成珍。」

### 洞山道延

筠州洞山道延禪師。第四世住。時號鹿頭和尚。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：「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。」眾皆無對。師出對曰：「不存。」曹山曰：「不存個什麼。」曰：「始得撲不碎。」曹山深肯之。

僧問：「請和尚密付真心。」師曰：「欺這裡無人作麼。」

### 育王弘通

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。僧問：「混沌未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混沌。」僧云：「分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混沌。」

上堂示眾曰：「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。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談。」師良久云：「莫道錯，珍重。」

僧問：「學人有病請師醫。」師曰：「將病來與汝醫。」曰：「便請師醫。」師曰：「還老僧藥價錢來。」

問：「曹源一路即不問，衡陽江畔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紅爐噉上無根草。碧潭深處不逢魚。」問：「心法雙忘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三腳蝦蟆背大象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老僧毛豎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直待文殊過，即向你道。」曰：「文殊過也，請和尚道。」師便打。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渾身不直五分錢。」曰：「太恁貧寒生。」師曰：「古代如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施設。」師曰：「隨家豐儉。」

### 金峰從志

撫州金峰從志。號玄明大師。有進上座問：「如何是金峰正主。」師曰：「此去鎮縣不遙，鬮梨莫造次。」進曰：「何不道。」師曰：「口如■桑盤。」

問：「千峰萬峰如何是金峰。」師乃斲額而已。

問：「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卻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壁邊有鼠耳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金峰門前無五里牌。」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。諡圓廣禪師，塔曰歸寂。

### 鹿門處真

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有鹽無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人。」師曰：「有口似鼻孔。」曰：「忽遇客來時，將何只對。」師曰：「柴門草戶，謝汝經過。」

問：「佛祖相傳是什麼物。」師曰：「金蝠袈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函中般若。」師曰：「佛殿挾頭六百卷。」問：「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山下李家使牛去。」曰：「還許學人相隨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若相隨，莫同頭角。」曰：「諾。」師曰：「合到什麼處。」曰：「佛眼辨不得。」師曰：「若不放過，亦是茫茫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鹿門高峻處。」師曰：「汝還曾上主山也無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禪。」師曰：「鸞鳳入雞籠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藕絲牽大象。」

問：「劫壞時此個還壞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臨崖覷虎眼，特地一場愁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轉身處。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失卻枕头。」

問：「一句下豁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是誰家生。」

師有一偈示眾曰：「一片凝然光璨爛，擬意追尋卒難見。炳然擲著豁人情，大事分明皆總辦。是快活，無係絆，萬兩黃金終不換。任他千聖出頭來，從是向渠影中現。」

曹山慧霞

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。第二世住，先住荷玉山。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曹山不如。」曰：「佛出世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如曹山。」

問：「四山相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曹山在裡許。」曰：「還求出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若在裡許即求出。」

僧侍立。師曰：「道者可殺炎熱。」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。」曰：「向鑊湯爐炭裡迴避。」師曰：「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。」曰：「眾苦不能到。」師默置。

華光范

衡州華光范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指僧堂曰：「此間僧堂無門戶。」師問僧：「曾到紫陵無。」曰：「曾到。」師曰：「曾到鹿門無。」曰：「曾到。」師曰：「嗣紫陵即是，嗣鹿門即是。」曰：「即今嗣和尚得麼。」師曰：「人情不打即不可。」

問：「非隱現是學人，阿那個是和尚。」師曰：「盡乾坤。」曰：「此猶是學人，阿那個是和尚。」師曰：「適來道不錯。」

廣利容

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溪。有僧新到，師舉拂子曰：「貞溪老師還具眼麼。」曰：「某甲不敢見人過。」師曰：「死在闍梨手裡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謝闍梨道破。」

問：「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卷上簾子著。」

問：「自己不明，如何明得。」師曰：「不明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明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自己事。」

問：「魯祖面壁意作麼生。」師良久。曰：「還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魯祖面壁。」

因郡守受代歸。師出送。接話次郡守問。和尚遠出山門，將什麼物來。師曰：「無盡之寶呈獻太守。」無對。後有人進語曰：「便請。」師曰：「太守尊嚴。」

問：「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階下漢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若來到廣利門下。須道得第一句。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。」時有僧出禮拜。師曰：「將謂是異國舶主。元來是此郡商人。」

小溪行傳

泉州盧山小溪院行傳禪師。清原人也，姓周氏。本州石鍾院出家。福州太平寺受戒。自曹山印可而居小溪。僧問：「久向盧山石門，為什麼入不得。」師曰：「鈍漢。」曰：「忽遇猛利者，還許也無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西川布水岩

西川布水岩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一回思著一傷心。」問：「寶劍未磨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用不得。」曰：「磨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觸不得。」

蜀川西禪

蜀川西禪和尚。問：「佛是摩耶降，未審和尚是誰家子。」師曰：「水上卓紅旗。」問：「三十六路阿那個一路最妙。」師曰：「不出第一手。」曰：「忽被出頭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脊著地也不難。」

草庵法義

華州草庵法義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爛炒浮漚飽滿吃。」問：「擬心即差動念即乖。學人如何進道。」師曰：「有人常擬，什麼不差。」曰：「即今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早成差也。」

韶州華嚴

韶州華嚴和尚。問：「既是華嚴，還將得來麼。」師曰：「孤峰頂上千華秀。一句當機對聖明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靈樹無橫枝，天機道合同。」

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古

報慈匡化

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。僧問：「心眼相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向汝道什麼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實見處。」師曰：「絲毫不隔。」曰：「恁麼即見也。」師曰：「南泉甚好去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送過江。」

問：「臨機使用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海東有果樹頭心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如佛性。」師曰：「阿誰無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一路。」師曰：「彬連道永。」

問：「和尚年多少。」師曰：「秋來黃葉落，春到便開花。」

師嘗著真贊曰：「日出連山，月圓當戶。不是無身，不欲全露。」

一日師在帳內坐。僧問：「承師有言，不是無身不欲全露。請師全露。」師乃撥開帳。法眼別云：「飽叢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湖南境。」師曰：「樓船戰棹。」曰：「還許學人遊玩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一任闍梨打燈。」

問：「和尚百年後，有人問，如何只對。」師曰：「分明記取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龍牙山。」師曰：「益陽那邊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不擬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擬去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即不是。」

問：「古人面壁意如何？」師良久，卻喚某甲，學人應諾。師曰：「你去別時來。」

師垂語曰：「一句遍大地。一句才問便道。一句問亦不道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遍大地句。」師曰：「無空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才問便道句。」師曰：「低聲低聲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問亦不道句。」師曰：「便合知時。」

含珠審哲

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深深處。」師曰：「寸釘入木，八牛拽不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。」師曰：「三門前神子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貧女抱子渡，恩愛競隨流。」

師問僧曰：「有亦不是，無亦不是。不有不無俱不是，汝本來名個什麼。」曰：「學人已具名了。」師曰：「具名即不無，名個什麼。」曰：「只這莫便是否。」師曰：「且喜沒交涉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親切處更請一問。」曰：「學人道不

得，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別日來與汝道。」曰：「即今為什麼不道。」師曰：「覓個領話人不可得。」師又問一僧曰：「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，汝本來姓什麼。」曰：「與和尚同姓。」師曰：「同姓即且從，本來姓個什麼。」曰：「待漢水逆流，即向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即今為什麼不道。」曰：「漢水逆流也未。」師乃休。

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知  
紫陵定覺

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大師。師到盤龍，見僧問盤龍云：「碧潭清似鏡，盤龍何處安。」龍曰：「沈沙不見底，浮浪足巉岬。」師不肯，自答曰：「金龍迴透青霄外。潭中豈曉玉輪機。」盤龍肯之。師住後，僧問曰：「未作人身已前，作個什麼來。」師曰：「石牛步步火中行。返顧休銜日中草。」

前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齋  
同安威

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。僧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路邊神廟子，見者盡勤拳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室內無靈牀，渾家不著孝。」

問：「祖意教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玉兔不曾知曉意。金烏爭肯夜頭明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同安一曲。」師曰：「靈琴不引人間韻。音豈度伯牙門。」曰：「誰人知得。」師曰：「木馬嘶時從彼聽。石人拊掌阿誰聞。」曰：「知音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知音不度耳，達者豈同聞。」

前青林師虔禪師洞山第三世住。法嗣齋  
韶州龍光

韶州龍光和尚。僧問：「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越國君王不按劍。龍光一句不曾虧。」師上堂良久云：「不煩珍重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胡風一扇，漢地成機。」問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師拊掌顧視。

問：「如何是龍光一句子。」師曰：「不空穗索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■奄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極則為人處。」師曰：「慙慙付囑後人看。」

問：「賓頭盧一身為什麼赴四天供。」師曰：「千江同一月，萬戶盡逢春。」

師有偈曰：「龍光山頂寶月輪。照耀乾坤燦暗云。尊者不移元一質。千家影現萬家春。」

石門獻

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。京兆人也。自青林受記兩處開法。凡對機多雲好好大哥。時謂大哥和尚。初居衡岳，宴坐岩室。屬夾山和尚歸寂。眾請師住持。師遂至潭州。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。王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。」師曰：「好好大哥。御駕六龍千古秀。玉階排仗出金門。」王仰重，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。方至夾山坐道場。

僧問：「今日一會何異靈山。」師曰：「天垂寶蓋重重異。地湧金蓮葉葉新。」曰：「未審將何法示人。」師曰：「無弦琴韻流沙界。清和普應大千機。」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。」師曰：「一曲宮商看品弄。辨寶須知碧眼胡。」曰：「怎麼即清流分洞下。滿月照青林。」師曰：「多子塔前分的意。至今異世度洪音。」

師自夾山遷至石門。開山創寺，再闡玄風。上堂示眾曰：「琉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。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。泥牛運步，木馬嘶聲。野老謳歌，樵人舞袖。太陽路上，古曲玄音。林下相逢，復有何事。」僧問：「月生雲際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三個童兒抱華鼓。好好大哥莫攔我球門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騎駿馬，驟高樓。鐵鞭指盡胡人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石門境。」師曰：「遍界黃金無異色。往來游子罷追尋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。」師曰：「無相不居凡聖位。經行鳥道沒蹤由。」

問：「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。」師曰：「張三李四出金門。遍握乾坤石人在。」曰：「怎麼即不從人得也。」師曰：「三公九卿排班位。看取金雞豎也無。」

問：「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渺渺白雲漫雪岳。轉身玄路莫遲遲。」曰：「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石人舉手分明記。萬年枯骨笑時看。」

問：「如何不動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有什麼了日。」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石戶非關鎖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石門境。」師曰：「烏鳶飛叫頻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。」師曰：「風射舊簾籠。」

因般若寺遭焚，有人問曰：「既是般若，為什麼被火燒。」師曰：「萬里一條鐵。」

萬銅廣德

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一世住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山前人不住，山後更茫茫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。」師曰：「無力登山水，茅戶絕知音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始嗟黃葉落，又見柳條青。」

問：「盡大地是一個死屍，向什麼處葬。」師曰：「北邙山下千丘萬丘。」

師因不安。僧問：「和尚患個什麼，太羸瘦生。」師曰：「無思不墜的。」曰：「怎麼即知和尚病源也。」師曰：「你道老僧患什麼。」曰：「和尚忌口好。」師便打。

鄂州芭蕉

鄂州芭蕉和尚。僧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用心。」師曰：「櫛總一木盆。」

石藏慧炬

定州石藏慧炬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伽藍。」師曰：「只這個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伽藍中人。」師曰：「作麼作麼。」曰：「忽遇客來將何祇待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知

興元青悍山

興元府青悍山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無底籃子拾生菜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白馬境。」師曰：「三冬華木秀，九夏雪霜飛。」

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知

京兆香城

京兆香城和尚。初參通和尚。問：「一似兩個時如何？」通曰：「一個賺汝。」師乃省悟。僧問：「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朝邑峰前卓五彩。」曰：「不涉文采事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如今特地過江來。」問：「向上路請師舉唱。」師曰：「釣絲鉤不出。」問：「牛頭還得四祖意否。」師曰：「沙書不點落千字。」曰：「下點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別將一撮俵人天。」曰：「怎麼即人人有也。」師曰：「汝又作麼生。」問：「囊無係蠅之絲。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日捨不求，思從妄得。」

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古

重雲智暉

京兆重雲智暉禪師。咸秦人也，姓高氏。總角之歲，好游佛宇。誓志出家，父不能止。禮圭峰溫和尚剃度。後謁高安仁和尚。獨領微言潛通秘鍵。尋回洛，卜於中灘創溫室院，常施藥。有比丘患白癩，眾惡之。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。斯須有神光異香。

既而辭去，遂失所在。所遺瘡痂馨香酷烈。逐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。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。乃歸終南圭峰舊居。

師一日閒步岩岫間。倏睹摩訶數珠銅瓶棕笠，觸之即壞。謂侍者曰：「此吾前身道具耳。」欲就茲建寺以酬昔因。當騫草開基，有祥雲蔽日。屯於峰頂，久而不散，因目為重雲山。先是谷多猛獸，皆自引去。及塞龍潭以通逕，潭中龍亦徙他所。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。學侶臻萃。

師上堂，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歸根得旨。」師曰：「早是忘卻。」

問：「不意塵生，如何是進身一路。」師曰：「足下已生草，前程萬丈坑。」問：「要路坦然，如何履踐。」師曰：「我若指汝，則東西南北去也。」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一堆泥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重雲稱。」師曰：「任將天下勸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截鐵之言。」師曰：「寧死不犯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重雲境。」師曰：「四時不開華，三冬盛芳草。」

師再歸故山，創寺聚徒，涉四十五年。誨人之暇，撰歌頌千餘首。度弟子一千五百人。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游師戶庭。嘗欲披緇，師止之曰：「汝後當榮顯，為教門外護則可矣。」厥後果如師言。及鎮永興，與師再會，益加尊禮。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。師詣府辭王公，屬以山門事。至七月二十四日，體中無恙。垂誡門人，並示一偈曰：「我有一間舍，父母為修蓋。住來八十年，近來覺損壞。早擬移住處，事涉有憎愛。待他摧毀時，彼此無相礙。趺坐而逝。」壽八十有四，臘六十四。塔於本山。

#### 瑞龍幼璋

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。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。大中初，伯父司空出鎮廣陵。師方七歲，游慧照寺。聞諷蓮經，志求出家。伯父初不允。因絕不飲食，不得已而許之。禮慧遠為師。十七具戒，二十五游諸禪會。薯山白水，咸受心訣。二宗匠深器之。咸通十三年至江陵。會騰騰和尚囑之曰：「汝往天台，尋靜而棲，遇安即止。」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：「汝卻後四十年。有巾子下菩薩王於江南。當此時吾道昌矣。」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。尋抵天台山。於靜安鄉創福唐院。乃契騰騰之言。又眾請住隱龍院。中和四年浙東饑疫。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。時謂悲增大士。乾寧中，雪峰和尚經游。遺師棕櫚拂子而去。天佑三年。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。師領徒至府庭。署志德大師。就功臣堂安置，日親問法。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。諸郡黑白大會，逾月而散。光明大會始於師也。師將辭歸山。王加戀慕，於府城建瑞龍院。文穆王改為寶山院。延請開法。時禪門興盛。斯則憨憨懸記應矣。

師上堂謂眾曰：「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。但有知識叢林，無不參問來。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，各要知個去處。然諸方終無異說。只教當人歇卻狂心，休從他覓。但隨方任真，亦無真可任。隨時受用，亦無時可用。設垂慈苦口，且不可呼晝作夜。更饒善巧，終不能指東為西。脫或能爾，自是神通作怪，非干我事。若是學語之輩，不自省己知非。直欲向空裡彩華，波中取月，還著得心力麼。汝今各且退思，忽然肯去。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。迂迴太甚，還肯麼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瑞龍境。」師曰：「汝道不見得麼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。」師曰：「後生可畏。」問：「廓然無雲，如何是中秋月。」師曰：「最好是無云。」曰：「怎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捏目之子難與言。」

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，師乞墳塔。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，建塔創院。賜名額，令僧守護。仍改天台隱龍為隱跡。修塔畢，師入府庭辭尚父。囑以護法恤民之事。克期順寂。尚父悲悼，遣僧主集在城宿德。迎引入塔。壽八十有七臘七十。

#### 前撫州疏山匡仁禪師法嗣知

#### 疏山證

疏山證禪師第二世住。初參仁和尚得旨。後遊歷諸方，謁投子同禪師。投子問曰：「近離什麼處。」曰：「延平來。」投子曰：「還將得劍來麼。」曰：「將得來。」投子曰：「呈似老僧看。」師乃指面前地上。投子便休。師遂去。三日後投子問主事：「新到僧在什麼處。」曰：「當時去也。」投子曰：「三十年學馬伎，昨日被驢撲。」

師住後，僧問：「如何是就事學。」師曰：「著衣掃地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就理學。」師曰：「騎牛去穢。」曰：「向上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溥際不收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。」師曰：「不辨消不及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。」師曰：「難逢不可得。」

#### 百丈安

洪州百丈安和尚。號明照禪師。第十世住。問：「一藏圓光如何是體。」師曰：「勞汝遠來。」曰：「莫是一藏圓光麼。」師曰：「更吃一碗茶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手中巾半布。」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。」師曰：「未有一個不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極則事。」師曰：「空王殿裡登九五。野老門前不立人。」問：「隨緣認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未認得時作麼生。」

師本新羅國人。自百丈統眾。所度弟子道互等凡七人。各從參嗣，僉化一方。師滅後，門人寫影。法眼贊曰：「對目誰寫，蟾輝碧池。日面月面，輪圓須彌。須彌一指，月面毫芒。明照禪師。詎曰違方。方塵不指，大悲何起。我謂玄功，胡是非是。」

#### 黃檗慧

筠州黃檗山慧禪師。洛陽人也。少出家，業經論學。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：「大士攝律儀。與吾本受聲聞戒。俱止持作犯也。然於篇聚增減。支本通別，制意且殊。既微細難防。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。況饒益有情乎。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。」由是置講課。欲以身捐於水中。飢鱗甲之類，念已將行。偶二禪者接之款話。謂南方頗多知識。師何滯於一隅也。師從此回志參尋，屬關津嚴緊。乃謂守吏曰：「吾非玩山水，誓求祖道。他日必不忘恩也。」守者察其志，遂不苛留，且謂之曰：「師既為法忘身，回時願無吝所聞。」師欣謝。直造疏山。

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。師先顧視大眾，然後致問曰：「剎那便去時如何？」疏山曰：「逼塞虛空，汝作麼生去。」師曰：「逼塞虛空，不如不去。」疏山便休。

師下堂參第一座。第一座曰：「適觀座主只對和尚語甚奇特。」師曰：「此乃率爾，實自偶然。敢望慈悲，開示愚迷。」第一座曰：「剎那間還有擬議否。」師於言下頓省。禮謝退於茶堂，悲喜交盈。如是三日。尋住黃檗山聚眾開法，第二世住。終於本山，今塔中全身如生。

#### 護國守澄

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。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這驢漢。」問：「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，師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階下漢。」問：「諸佛不到處，什麼人履踐。」師曰：「聒耳鬚頭。」曰：「何人通得彼中信。」師曰：「驢面獸鯁。」問：「隨緣認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。」問：「不落幹將手，如何是太阿。」師曰：「七星光彩耀，六國罷煙塵。」

#### 長水歸仁

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師曰：「仰面獨揚眉，回頭自拍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。」師曰：「洛河水逆流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騎牛戴席帽，過水著靴衫。」

#### 伏龍奉岔

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岔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橫身臥海日裡挑燈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伏龍境。」師曰：「山峻水流急，三春足異華。」問：「和尚還愛財色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愛。」曰：「既是善知識，為什麼卻愛財愛色。」師曰：「知恩

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」

師問火頭：「培火了未。」曰：「低聲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得這消息來。」曰：「不假多言。」師曰：「省錢易飽，吃了還饑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長齋冷飯。」曰：「又太寂寞生。」師曰：「僧家合如是。」

大安省

安州大安山省禪師三世住。問：「迷路迷人請師直指。」師曰：「三門前去。」問：「舉步臨危，請師指月。」師曰：「不指月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指月。」師曰：「臨坑不推人。」

問：「離四句絕百非，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我王庫內無如是刀。」問：「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爭得到這裡。」曰：「到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彼中事作麼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真中真。」師曰：「十字路頭泥佛子。」

百丈超

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。海東人也。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。」師曰：「金雞玉兔，聽繞須彌。」問：「日落西山去，林中事若何。」師曰：「洞深雲出晚，澗曲水流遲。」

僧辭，問曰：「今日下山。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，向他道什麼。」師曰：「但向他道。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。」

洪州天王院

洪州天王院和尚。問：「國內按劍者是誰。」師曰：「天王。」問：「百骸俱潰散，一物鎮長靈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墮無壞爛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錯。」

正勤蘊

常州正勤院蘊禪師。第一世住。魏府人也。姓韓氏。幼而出家，老有童顏。得法於疏山之室。僧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，宗風事若何。」師曰：「適然簫韶外，六律不能過。」曰：「不過底事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聲前拍不散，句後覓無蹤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正勤一條路。」師曰：「泥深三尺。」曰：「如何得到。」師曰：「闍梨從什麼處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禪。」師曰：「石裡蓮華火裡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楞伽峰頂一莖草。」曰：「禪道相去多少。」師曰：「泥人落水木人溺。」

師晉天福中將順寂。預告大眾。及期，闍城士女奔走至院。師囑付訖，怡然坐化。門人葬於院後。經二稔發塔，睹全身儼然。發爪俱長。乃於城東闍維。收舍利真骨重建塔。

後洞山

襄州後洞山和尚。問：「道有又無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龍頭蛇尾，腰間一劍。」

京兆三相

京兆三相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曰：「覓縫不得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塔中人。」師曰：「對面不得見。」

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齋

永安善靜

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。京兆人也。姓王氏，父任牧守。母因夢金像而覺有娠。師幼習儒學，博通群言。年二十七，忽厭浮幻。潛詣終南山，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。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。師器之，容其入室。仍典園務，力營眾事。有僧辭樂普。樂普曰：「四面是山，闍梨向什麼處去。」僧無對。樂普曰：「限汝十日內，下語得中，即從汝發去。」其僧冥搜久之無語。因經行偶入園中，師怪問曰：「上座豈不是辭去，今何在此。」僧具陳所以，堅請代語。師不得已代曰：「竹密豈妨流水過，山高那阻野雲飛。」其僧喜踴。師囑之曰：「只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。」僧遂白樂普。樂普曰：「誰下此語。」曰：「某甲。」樂普曰：「非汝之語。」僧具言園頭所教。樂普至晚上堂謂眾曰：「莫輕園頭，他日住一城隍，五百人常隨也。」師尋辭樂普，北還故山。結廬而止，道俗歸向。復游峨嵋，回住興元。連帥王公禮堅。後歸故鄉，屬兵火之後，舊寺荒廢。節帥創永安禪苑以居之。徒眾五百餘。

僧問：「知有道不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知有個什麼。」曰：「不可無也。」師曰：「怎麼即合道得。」曰：「道即不無，爭奈語偏。」師曰：「水凍魚難躍，山寒華髮遲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衲衣向上事。」師曰：「龍魚不出海，水月不吞光。」

問：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鶴鷺並頭踏雪睡。月明驚起兩遲疑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壁上畫枯鬆，蜂來不見蕊。」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異境靈鬆睹者皆羨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葉落已枝摧，風來不得韻。」

問：「如何得生如來家。」師曰：「披衣望曉，論劫不明。」曰：「劫後如何明。」師曰：「一句不可得。」

師往游樊道，避昭宗蒙塵之亂。以晉開運丙午歲冬。鳴犍椎集僧囑累。入方丈東向右脅而化。壽八十有九，臘六十。敕諡淨悟禪師。

烏牙彥賓

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。問：「未作人身以前，作什麼來。」師曰：「三腳石牛坡上走。一枝瑞氣月前分。」問：「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饒你雄信解拈槍。猶較秦王一步在。」問：「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。」師曰：「雙離隨箭落，李廣不當名。」問：「百步穿楊，中的者誰。」師曰：「將軍不上便橋。金牙徒勞拈括。」

問：「蟬飲雲根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金輪天子下閻浮。鐵饑頭上金花異。」

青峰傳楚

鳳翔府青峰山傳楚禪師。涇州人也。性淳貌古眼有三角。承樂普開示心地，俾宰於眾事。一日樂普問曰：「院主，汝去什麼處來。」師曰：「掃雪來。」曰：「雪深多少。」師曰：「樹上總是。」曰：「得即也得，汝向後有山住個雪窟定矣。」自受記乃訪於白水。白水問：「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白水曰：「止卻生路，向熟路上來。」師曰：「生路上死人無數，熟路上不著活漢。」白水曰：「此是樂普底，你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非但樂普，夾山亦不奈何。」曰：「夾山為什麼不奈何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生機一路。」

師住後，有僧問：「佛魔未現，向什麼處應。」師曰：「諸上座聽只對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臨機一句。」師曰：「便道將來。」曰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穿過觸體，不知痛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。」師曰：「駿馬寸步不移，鈍鳥升騰出路。」

鄧州中度

鄧州中度和尚。問：「海內不逢師。如何是寰中主。」師曰：「金雞常報曉，時人不自知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暗中明鏡。」師曰：「萬機味不得。」曰：「未審照何物。」師曰：「什麼物不照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。」師曰：「真常塵不染，海內百川流。」問：「請和尚離聲色外答。」師曰：「木人常對語，有性不能言。」

嘉州洞溪

嘉州洞溪和尚。初問樂普：「月樹無根枝覆蔭，請師直指妙幽微。」樂普曰：「森羅秀處，事不相依。淥水千波。孤峰自異。」師於是領旨承嗣。問：「蛇師為什麼被蛇吞。」師曰：「幾度扣問拈不出。」

京兆臥龍

京兆臥龍和尚。初開堂，有僧問：「杲日符天際，珠光照舊都。浦津通法海，今日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寶劍揮時，豈該明暗。」

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齋

福清師巍

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。號通玄禪師。僧問：「枝分夾嶺，的紹逍遙。寶座既登，法雷請震。」師曰：「逍遙迥物外，物外霞不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。」師曰：「立雪未為勞，斷臂方為的。」曰：「怎麼即一華開五葉，芬芳直至今。」師曰：「因圓三界外，果滿十方知。」

白雲無休

京兆白雲無休禪師。問：「路逢猛虎，如何降伏。」師曰：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白雲境。」師曰：「月夜樓邊海客愁。」

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主

永安淨悟

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出家底事。」師曰：「萬丈懸崖撒手去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出家底事。」師曰：「迴殊雪嶺安巢節。有異許由掛一瓢。」

問：「六門不通，如何通信。」師曰：「闍梨外邊與誰相識。」

問：「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換骨洗腸投紫塞。洪門切忌更銜蘆。」

問：「從上諸聖將何示人。」師曰：「有異祖龍行化節。迴超棲鳳越揚塵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解作客底人。」師曰：「寶御珍牀猶尚棄。誰能歷劫傍他門。」

問：「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。」師曰：「黃帝不曾游赤水。珠承罔象也虛然。」

問：「雪覆蘆華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雖則互凝呈瑞色。太陽暉後卻迷人。」

木平善道

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。初謁樂普。問：「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。」樂普曰：「移舟諳水勢，舉棹別波瀾。」師不愜意，乃參盤龍。語同前問。盤龍曰：「移舟不辨水，舉棹即迷源。」師從此悟入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石羊頭子向東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。」師曰：「拄杖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動尊。」師曰：「浪浪宕宕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木平一句。」師曰：「逼塞虛空。」曰：「逼塞虛空即不問，如何是一句。」師乃打之。

師凡有新到僧。未許參禮，先令運土三擔。而示偈曰：「南山路仄東山低。新到莫辭三轉泥。嗟汝在途經日久。明明不曉卻成迷。」

師肉髻螺紋。金陵李氏向其道譽。迎請供養，待以師禮。嘗問：「如何是木平。」師曰：「不動斤斧。」曰：「如何不動斤斧。」師曰：「木平。」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：「木平山裡人，貌古言復少。相看陌路同，論心秋月皎。壞衲線非蠶，助歌聲有鳥。城闕今日來，一漚曾已曉。」師異跡頗多，此不繁述。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。本國諡真寂禪師，塔曰普慧。

陝府龍溪

陝府龍溪和尚。上堂謂眾曰：「直饒說似個無縫塔。也不免老僧下一個榧。作麼生免得下榧。」眾無對。師自代曰：「下去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曰：「百寶莊嚴今已了。四門開豁已多時。」

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齋

鄂州桐泉山

鄂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。問：「天門一合，十方無路。有人道得，擺手出漳江。」師對曰：「蟄戶不開，龍無龍句。」黃山曰：「是你怎麼道。」師曰：「是即直言是。不是直言不是。」黃山曰：「擺手出漳江。」黃山復問：「卞和到處荆山秀。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靈鶴不於林下憩。野老不重太平年。」黃山深肯之。

師住後僧問：「如何是相傳底事。」師曰：「龍吐長生水，魚吞無盡漚。」問：「請師挑掇。」師曰：「擂鼓轉船頭，棹挑波裡月。」

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主

潭州文珠